





書苑菁華卷第十二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錢塘陳



思

纂次

大篆

小篆

八分

隸書

行書

草書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於物墨不能曲盡於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而裁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蹤悉其微旨雖寂寥千載君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密鬼神有矣



不可見而以知啓其玄關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  
夫經是聖文尚傳而不祕書是妙跡乃祕而不傳存  
殊光榮難以過此誠不朽之盛事

大篆者史籀造也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  
虬龍掉尾或花萼相承或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  
若弓鈺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爲

其嗣

小篆者李斯造也或鏤纖屈盤或懸針狀貌鱗羽參  
差而牙進珪璧錯落以爭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儼李  
斯是祖曹喜蔡邕爲嗣

八分者王次仲造也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

騰氣揚波貴逸尚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為祖張昶  
皇家為子鍾繇索靖為孫

隸書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  
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其於舉趣蓋有殊焉夫學草行  
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  
鍾繇法於大篆措思神妙得其古風亦有不足傷於  
踈瘦王羲之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於增損則  
骨肉相稱潤色則婉態妍華是乃過也王獻之遠減  
於父鋒芒往往直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  
婉態者若蛟龍之恣盤游夫物負陰而抱陽書亦外  
柔而內剛緩則乍纖急則若減脩短相異巖谷相傾



嶮不至崩跌不至失此其大略也可謂元常為凡逸少為弟子敬為息

行書者劉德昇造也不真不草是曰行書晨鷄踉蹌而將飛暮鴉聯翩而欲下貴其家承躡不絕氣候通流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為神會之間其鋒不可當也宏逸道健過於家尊可謂子敬為孟逸少為仲元常為季

草書者張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度乎文字之先其功鄰乎篆籀探於萬象取其元精至於形似最為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

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少雖損益合宜其於風骨精熟去之尚遠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若乃無所不通獨質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則逸少居最所以然者古質今文世賤質而貴文又則易俗合於情深識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質而後其文質者如經文者如緯若鍾張為枝幹二王為華葉美則美矣如彼桃李憂兮鏗兮合乎宮徵磊落崑山之石嵯峨碧海之波奔則激電飛空頓則懸流注壑雖貫珠之一一亦行鴈之聯聯求之於希微見之於無物或儼兮其容或敷兮若樸或煥兮若冰之將釋然後為得失固學真者不可不兼鍾學草者



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家之法欲求於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草隸之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創開規矩不然不可不兼於鍾張也蓋無獨斷之明則可詢於衆議捨短從長固鮮有欺書亦探諸家之美况不遵其祖先乎臣數對龍顏承聖旨修書擬教皇子小學亦在幼年父承諸王學書不習古本今不逮古理在不疑如學文章只讀今人篇什不涉經籍豈成偉器又如不知東都惟須指云洛陽之道日行遠近隨其筋力若令蹇者引去自然不越其前亦猶馮驩子於櫪中閉鴛雛於籠下而望其遼遠實謂難乎若使其出籠去櫪

刷勁翻整蘭筋乘長風躡脩路可以摩霄逐日豈惟千里萬里哉如人面不同性分各異書道雖一各有所便順其情則業成違其衷則功棄豈得成大名者哉夫得射法者箭乃端而遠用近則中物而深入為勢有餘矣不得法者箭乃掉而近物且不中入固不深為勢已盡矣然執筆亦有法若執筆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拍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剉生氣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轉能旋迴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獻之年甫五歲羲之奇其把筆乃



潛後掣之不脫幼得其法此蓋生而知之是故學必有成則無體欲探其奧先識其門有知其門不知其奧未有不得其法而得其能夫好事之人廣求名書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遺習之亦如商人以停百貨色目既衆必有善於人者所責多本本立道生貧者咨嗟必不能遂伏惟陛下有萬國之富而同庶人之貧天府妙書寶惜何用若恐損汚真跡榻本亦可師模寸有所長自古大有佳手各稟異氣亦可參詳伏願每季之間一兩度悉召諸王遍示古跡商榷諸家工拙必大開悟心靈習其所便從此豹變冰寒於水昔有誠信况復天人神縱者豈可許鍾張二王獨

高於往日也且一食之美惟飽其目儻一觀而悟則潤於終身夫主人示書謂之設寶縱一聽鈞天之樂觀明月之珠竟何益於人也若順其性得其法則何攻不克何業不成侍書之人惟宜指陳妙理亦如侍講敷演聖旨當令大化滂流四表無事士無棄置官盡材能臣及弟懷環叨同供奉臣謹進懷環書大小篆及八分臣書真行草合成六體自書契之作三千餘年子孫支分優劣懸隔今考其神妙捨彼繁蕪當道要書用此六體當道要字行此千文比而觀之見其始末探賢哲之深旨知變化之所由臣敢罄庸愚謹獻書論



唐蔡希綜法書論

余家歷世皆傳儒素尤尚書法十九代祖東漢左中  
郎邕有篆籀八體之妙六世祖陳侍中景歷五世伯  
祖隋蜀王府記室君知咸能楷隸俱爲時所重從叔  
父右衛率府兵曹叅軍有隣繼于八體之蹟第四兄  
緱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陽尉希寂並深工草隸頗  
爲當代所稱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  
爲隸書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爲楷法仲又以  
楷法變爲八分其後繼蹟者伯喈得之極元常或其  
亞草聖始自楚屈原章草興於漢章帝楷隸則曹喜  
師宜官梁鵠皇象羅景趙嗣邯鄲淳胡昭杜度窮草

法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索靖衛瓘衛恒羲獻宋齊  
之間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永  
禪師唐初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行儉高士廉歐陽  
詢虞世南陸東之褚遂良薛稷其次有瑯琊王紹宗  
穎川鍾紹宗范陽張庭珪亦深有意焉父兄子弟相  
繼其能者東漢崔瑗及寔弘農張芝與弟昶河東衛  
瓘及子恒穎川鍾繇及子會瑯琊王羲之及子獻之  
西河宋令文及子之望東海徐嶠之及子浩蘭陵蕭  
誠及弟諒如是數公等並遭盛明之世得從容於筆  
硯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亦  
猶綠葉紅花長松翠栢雖霑雨露孕育於陰陽而盤



錯森稍莖茸豔逸各入門自媚詎聞相下咸自我而  
作古或因竒而立度若盛傳於代以爲貽家之寶則  
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  
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右軍筆陣圖云夫三端  
之妙莫先用筆昔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哂其  
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近伐  
已來多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總記姓名夫書匪獨不  
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急回疾下鷹視  
鵬遊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  
轉無礙蔡中郎云欲書先適意任情然後書之若迫  
於事雖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須正坐靜慮隨意所

擬言不出口氣不再息則無不善矣九欲結構字體  
未可虛發皆須象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木若山  
若樹若雲若霧縱橫有託運用合度可謂之書昔鍾  
繇與胡昭俱能爲行狎書繇初師劉德昇後傳蔡邕  
筆法由是學之致妙繇臨終於囊中出授子會曰吾  
精思三十餘載行坐未嘗忘此常讀他書未能終盡  
惟學其字每見萬類悉書象之若止息一處則畫其  
地周廣數步若在寢息則畫其被皆爲之穿其用功  
如此右軍云夫書之爲意取類非一故紙者陣也筆  
者刀矜也墨者鍤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帥  
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之次吉凶之



非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共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繇外甥也叱之翼遂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蹟每畫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爲之由此而成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獲此法審此而行用筆之理明矣右軍云若作點必須懸手而爲之若作波抑而復曳忽一點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可謂難矣每字皆須骨氣雄彊爽爽然有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鋼鐵爲鈎牽掣之蹤若

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爲者客也既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卷如林花間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故何延之云右軍書蘭亭每字皆措別體蓋其理也時議多之右軍每歎曰夫書者玄妙之伎自非達人君子不可與談斯道右軍之蹟流行於代衆矣就中蘭亭序黃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先生畫贊文咸偶得其精妙故陶隱居云右軍此數帖皆筆力鮮媚紙墨精新不可復得右軍亦自訝焉或佗日更書無復似者乃歎而言曰此神助耳何吾力能致又云吾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



能及過江遊諸名山見李斯曹喜書之許見鍾繇梁  
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  
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於是遂改本師新  
於衆碑焉是知學成非一師之能致非好奇博藝之  
士不能存之予頃嘗爲一體書賦亦略陳梗槩今復  
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  
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鈎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略爲尚  
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之意圓規  
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  
須罕中遙擲下其勢猶高峯墜石又下筆意如放箭  
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於萬蹟亦須時時

象其象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  
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於牋毫張伯英偏工於章  
草代莫過之每與人書下筆必爲楷則云忽忽不暇  
草書何者若不以靜思閑雅發於中慮則失其妙用  
也以此言之草法尤難仲將每見伯英書稱爲草聖  
衛瓘索靖俱効於張亦各得其妙議者以爲衛得伯  
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漢魏已來章法彌盛晉世右  
軍特出不羣穎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創立制度謂之  
新草今傳十七帖是也子敬已來學者雖各擅其美  
故亦抑之遠矣邇來率府長史張旭卓然孤立聲被  
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內彌更減



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氣象是爲天縱  
又乘興之後方肆其筆或施於壁或札於屏則羣象  
自形有若飛動議者以爲張公亦小王之再出也旭  
常云或問書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  
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  
筆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變通  
適懷縱合規矩其次紙筆精佳五者備矣然後能齊  
古人僕嘗聞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思所以久不悟  
後因閱江島間平沙細地令人欲書復偶一利鋒便  
取書之峻勁明麗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蓋草正用  
筆悉欲令筆鋒透過紙背用筆如畫沙印泥則成功

極致自然其蹟可得齊於古人又崔長史云其爲書  
也推意結字以斷天下之疑垂萌示象以紀天下之  
德山川草木反覆於寸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於尺  
牘之上漢光武以中興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上林  
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賜萬國者皆一  
札十行細書成文也靈帝時中郎伯喈碩學多聞經  
籍去聖既久俗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遂令伯喈丹  
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于時晚儒後學咸  
取正焉觀視摹寫車乘填溢豈惟一臺推妙十部稱  
賢而已哉古之君子夙夜強學不寶尺璧而重寸陰  
或緝柳編蒲或聚螢映雪寢食靡暇異其業廣匪直



祿取一朝故亦譽流千祀勉旃爲之

唐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臣聞率土作貢任其所有率身事主罄其所能心存口忠無所避就况今蕩然不諱忠臣義士咸肆其辨可謂開大通之道陛下亦以臣知於書也論於書道是臣之職知而不說用臣何爲臣之所言不敢不盡假如欲學文章必先覽經籍子史其上才者深酌古人之意不錄其言故陸士衡云或襲故而彌新美其語新而意古其中才者採連文兩字配言以成章將爲故實有所典據其下才者模榻舊文迴頭易尾或有相呈新製見模榻之文爲之愧赧其無才而好上

者但寫之而已書道亦然臣雖不工書頗知其道聖人不凝滯於物萬法無定殊途同歸神智無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於無法可謂得矣何必鍾王張索而是規模道本自然誰其限約亦猶大海知者隨性分而挹之先哲有云言相攻失以崇于德故上下無所不通若而是腹非護左忌右則匿惡之名尋聲而至夫馬筋多肉少爲上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蕕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智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羣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



其脂肉者在焉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猪隄其病然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爲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若也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支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爲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閑齊平支體肥遁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况無像神貌昏惰氣候蕤然以濃墨爲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

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懾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才子叙事潛刃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除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共人相知若始踈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踈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懷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又若臣之事主獻小利叙小能則非大材理無用諂諛者必有順情之說忠讜者必有逆耳之言雖知其



忠而不親者以忤其意也雖知其謫而不忍踈者以會於情也唯明王聖主則能覆思審察勉古言親近忠良增益明聖是以遠大無以淺近取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疾弊須訪良醫自非滌蕩心胷除其煩憤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搜不可而見固大巧若拙明道若昧泛覽則混於愚智研味則駭於心神百靈儼其如前萬像森其在矚雷電興滅光陰糾紛考無說而究情察無形而得相隨變恍惚窮深杳冥金山玉林殷于其內何竒不有何怪不儲無物之象藏之於密靜面求之或存躁而索之或失雖明目諦察而不見長策審逼而不知豈

徒倒薤懸針偃波垂露而已哉是知之也蓋麤以言詮而假於說若精以心了則無寄詞心之通微貫之而已其得之者心手相應如輪扁之斲輪固言說所不能是以鍾張二王亦無言說雞鶴常鳥知夜知晨則衆禽莫之能及非蘊他智所稟性也臣之愚性或有近於雞鶴乎昔文武帝好書有詔特賞虞世南時又有歐陽詢褚遂良陸柬之等或逸氣道拔或雅度溫良柔和則綽約呈姿剛節則鑑絕執操揚聲騰氣四子而已雖人已潛靈而書方曜迹考能錄異頓越數朝是知君臣之間榮辱相及也帝者務尊賢貴道亦有邀虛譽以自飾聲實相半足稱賢君知道味



者樂在其中矣如不知者妨於觀賞百未減一但不  
能割其少分耳厭飫生前之樂辜負身後之名使達  
人君子議之豈不惑哉且堯舜之至德不被于今時  
聞者欣而戴之桀紂之君毒不流于今日聞者怒而  
怨之名固不可不存德固不可不立當今聖化洋溢  
四海晏然俗且還淳書未返樸今之書者背古名跡  
豈有同乎視昔觀今足爲龜鏡可以目擊夫物芸芸  
各歸其根復本謂也書復於本上則注於自然次則  
歸乎篆籀又其次者師于鍾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  
褚况冗冗者哉自草隸之作書斷詳矣從宋齊已後  
陵夷至於梁陳執網者失之於上處耳者惑之於下

肥鈍之弊於斯爲甚貞觀之際嶄然又興亦至于今  
則脂肉稜角兼有相沿千載書之季葉亦謂澆醜之  
極物極則返陰極則陽必俟聖人以通其變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事或可應庸夫濟賢哲之功道或可  
行明主納芻蕘之議皆謂得於時也陛下弘至聖德  
講論六藝邁蹤上古化行堯舜之風書盛漢魏之日  
臣願天下之事悉欲盡美盡善寧以書道獨能謝於  
前代乎然大道不足崇若忽之則工拙之一也若存  
之亦當年妙有固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伏  
願下明敕以召之必草澤蒙庶涓涓之流壑成河海  
菱菱之蘊爲蘭杜豈非盛事豈不美矣往者屈也來



者申也不爾非今之體悉不敢來或有過之人亦不敢進夫風者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固天下之風一人之化若不誨示已謂得其玄珠瓦釜鍾鳴布鼓雷吼至若曲情願旨必無過惠臣深知之不忍為也志士舍忠抱義百鍊不銷人皆有死無所追悔貞觀之時文臣無限謇謇者魏徵文皇重之良史書之後代美之夫簡兵則觸目而是擇將則萬不得一固與衆同者俗物與衆異者奇材書亦如然為將之明必不披圖講法明在臨敵制勝為書之妙必不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皆能遇事從宜決之於度內者也且軍之興亡猶將之明闇人之成敗唯師之賢愚智

不居心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訓人師之與將人之耳目耳目不明其可知也是以君子慎其所從白沙在泥與之同黑狂者東走逐者非一京邑翼翼四方取則俗風且行舉國相馮迷遊忘返深浪何歸仁覆子育豈不顧念伏願天醫降藥醒昏沉導彼迷津歸其正道弊風一變古法恒流神而化之默而通之反掌而盛行之別是冀夫天府之內有聖朝妙書宛然得千百數載已前氣象比肩鍾王列美竹帛微臣所願足矣陛下之能事畢矣古人有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雖陳愚見寧望可非臣所知事出聖斷人皆欲順已不欲從人者情也唯明者能



以理割之且聲利之大端貴師所共有其生也風猷  
可嘉當代擅美其功也微烈可紀身後垂名亦人情  
之何遠語曰以心聞不容針臣謂此言之良者理國  
其道一也有一善身之榮有一惡身之耻恐後代議  
令之書雖不足累於明時終非有益昔伊尹以再飪  
干主意不專乎食臣以小學諷君道豈止乎書臣伏  
巖毅久無榮望干預求進亦非公卿薦聞陛下天听  
低迴勞羅草澤選材於棄木擢臣於翰林是榮勵篤  
鈞敢不極力兢惶疑命恐塵天鑑之明鴻飛冥冥無  
患飲啄譬如爲樹置之於野則繁柯茂葉蓋其所蔭  
取之於材則樛棟輪輳適時爲用臣違親事主移孝

於忠忠不竭誠孝可知矣侍奉日近輒有評論隱而  
不言臣之罪也言而不隱干犯天威莫增涓塵無所  
顧念不能隨衆碌碌辜負國恩人皆取容寧復危懼  
行於正道忘生區區之心願垂聖察不勝愚直之至  
故獻評書藥石論云





書苑菁華卷第十三



唐何延之蘭亭記

錢塘陳

思纂次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郝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袂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道媚勁健



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迺有神助矣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被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詔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

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蒼已下瑩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辯才博學工文琴其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嘗於所寢方丈牀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



辯才之所乃降勅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思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荐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勅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迹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

英雄亦作此  
業障母乃  
是游戲戲三  
昧耶  
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舡下至干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碁撫琴投壺握梨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榻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榻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榻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



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  
誰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霄殷  
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  
猿躁似調誰憐失群翼長苦業風飄妍虫略同彼此  
諷味恨相知之晚通霄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  
閑即更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教四  
詩酒爲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  
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  
傳二王楷書法弟子又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  
辯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  
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貧道

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  
曰數經亂離真迹豈在必是響榻僞作耳辯才曰禪  
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  
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樑上檻內出之翼  
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示  
翼之後更不復安於樑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  
留置于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窓下臨  
學教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  
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  
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爲  
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



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勅來此有墨勅  
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即實建德之妹婿在僞夏  
之時爲右僕射以用吾曾祖廬江節公及隋黃門侍  
郎裴矩之策舉國歸降我唐由此不失貴仕遙授上  
柱國金印紱綬封真定縣公於是善行聞之馳來拜  
謁蕭翼因宣示勅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  
辯才仍在巖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  
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  
蕭翼報云奉勅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  
取別辯才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  
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

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  
瑙碗一並寶以珠內廐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疋宅  
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怯俄以其年毫不忍加  
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勅越州支給  
辯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  
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歡粥歲餘乃卒  
帝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  
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  
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  
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  
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



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  
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  
亦稀少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時隨牒  
適越航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  
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  
其辯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  
六代祖佺期爲桓玄所害子孫避難潛竄江東後遂  
編貫山陰即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  
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  
永憚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  
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永彰明微蔡温鮑超

泐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須知者亦無隱焉于時歲  
在甲寅李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代之脩禊而撰此  
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術藝迹逾萃聖偏重蘭亭僕開  
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  
都承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  
挽卽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宣  
勅內出絹三千疋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  
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躅天閨命伏枕懷欣殊私忽臨  
沉痾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

褚河南榻本樂毅記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勅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



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揚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先賢所評子敬之比逸少猶士季之比元常言去之遠矣故二王之跡歷代寶之梁大同中武帝勅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溫鐵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玉右軍之書咸歸梁室屬侯景之亂兵火之後多從湮缺

而西臺諸宮尚積餘寶元帝之死一皆自焚歷周至隋初并天下大業之始後立頗求其書往往有獻之者及隋之季王師入秦又於洛陽擒二僞主兩京祕閣之寶揚都扈從之書皆爲我有太宗於右軍之書特留眷賞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嘗令榻書人湯普徹等榻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榻以出故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入玄宮至高宗又勅馮承素諸葛貞榻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汨大聖天后御極也允爲寶晉平一齧亂之歲見育宮中竊覩先后閱法書數軸將榻以賜



藩邸時見令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製其中有故青稜標玳瑁軸者云最梁朝舊跡標首各題篇目行字等數章草書多於其側貼以真字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可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當時私訪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荅云尚有未知幾許至中宗神龍中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盡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毋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跡強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

荅稱爲上者登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樂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太平公主聞之遽於內取數函及樂毅等小函以歸延秀之死側聞睿宗命薛稷擇而進之薛竊留佳者十數軸薛之敗也爲簿錄官所盜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堂兄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胤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璲賂岐王以求免戾此書因歸邸第崇胤弟崇簡娶梁宣王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爲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書歸御府而朝士王公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嶠之季子浩並有獻之之妙待詔金門家



多法書見託斯題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後詹事張庭珪之家抑其次也

唐徐浩古迹記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王次仲爲八分體漢章帝始爲章草名厥後流傳工能間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會稽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岳光和殷華馮敷等數碑并伯喈章草並爲曠絕及張芝章草鍾繇正楷時莫其先衛瓘索靖章草王羲之真行章草桓玄草謝安王獻之羊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之真行草永禪師蕭子雲真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

良果師述師真行草陸柬之臨書臣先祖故益州九壠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臣先考故洛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齊梁以後傳祕此書跋尾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蒲騫朱昇等署名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書寶於內庫鍾繇張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迹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秩以貞觀字印印縫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

臣玄齡



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逆人侯君集初同署

犯法後  
指印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王臣孝恭

光祿大夫民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從十三年書更不出外人莫見直至大足中則天太后竇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云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迹二十

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看訖表謝登時將入至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勅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為脚因大會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不復宴樂安樂公主婚武延秀在坐婦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為富貴適過宗令別得賜書一席觀之輟餐忘食及明謁見頗有怨言帝令開緘傾庫悉與之延秀復會賓客舉櫃令看分散朝廷無復寶惜太平公主取五秩五十卷別造胡書四字印縫宰相各三十卷將軍駙馬各十卷自此內庫真迹散落諸家太平公主愛樂殺



論以織成袋盛置作箱裘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  
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赴嫗乃驚懼投之竈下香  
聞數里不可復得天寶中臣充使訪圖書有商胡穆  
聿在書行販古跡往往以織成標軸得好圖書臣奏  
直集賢令求書畫玄宗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敕綴  
大小二王真迹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黃庭  
經第一畫讚第二告誓第三行書一百五卷並不著  
臣以為畫讚是偽迹不近真草書一百五十卷以前得君正書  
書第一兩卷論語一部并注一卷馮成爲第一跋尾排署如後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臣褚無量

祕書監兼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公  
臣馬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公臣姚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脩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顯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  
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璟

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榻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  
十九年收入內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尚書左丞  
相集賢大學士燕國公張說薨明年二月以中書令  
蕭嵩爲太學士令訪二王書乃於滑州司法路琦家



得羲之正書扇書一卷是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揚州大都督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進其標是碧地織成標頭一行闊一寸黃色織成云晉右將軍王羲之正書卷第四蕪小王行書三紙非常合作亦既進奉賜路琦絹二百疋蕭嵩二百疋其書還出令集賢院榻賜太子以下及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散失初收城後臣又充使搜訪圖書收獲二王書二百餘卷訪黃庭經真迹或云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侍御史集賢直學士史惟則奉使晉州推事所在博訪書畫懸爵賞待之時趙城倉督隱沒公貨極多推案承伏遂云有好書欲請贖罪惟則索看遂出

扇書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真迹四卷問其得處云祿山下將過向太原停於倉督家三月餘日某乙祇供稱意有懷悅之心乃留此書相贈惟則將至闕下肅宗賜絹百疋擢授本縣尉臣從中書舍人蕪尚書右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改國子祭酒尋黜廬州長史承前偽迹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復簡退人莫知之及吐蕃入寇圖籍無遺往往市鄺時有真迹代無鑒者詐偽莫分臣今暮年心昏眼暗恐先朝露敢舉所知其別書人謹銀如右前試國子司業蕪太原縣令竇蒙蒙弟檢校戶部員外郎宋汴節度叅謀竇泉並久遊翰苑皆好圖書辨偽知真無出其右



臣長男璿臣自教授幼勤學書在於真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迹亦勝常人其餘士庶之間應有精別之者臣所未見非欲自媒天高聽卑伏希俯察建中四年三月日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崔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張懷瓘書一書變楷制也宮殿題署勢大則徑文字宜輕微不滿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建鄴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函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贊廟暮啓于私第朱方官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圯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掃塗上時故

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傳自護壁書施榻于下耽翫研味略無已時士舉重馬給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綸真草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畫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閱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爲朽壞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跡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



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圓卷側掠體法備焉信曩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蔡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墜帚成魏初皆以題署官闕蕭子良撰古今書體云飛白其書熹平年飾治鴻都門千時蔡邕方撰聖皇篇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為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惟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類圯俾後之傳授似陰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覩妙跡感其將壞之壤晉公出之方絕之跡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

唐中書舍人張弘靖蕭齋記

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以筆勢驚絕遂匣而寶之其遇之之由則君之贊序與崔監察備論之詳矣君與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瞻玩置之之宜則箱櫝臨視不時有緘啓動搖之變遂特建精室陷列于垣復本書之意得遙睇之美寂對虛牖勢若飛驚雖煙霧交飛虬鸞縈動輕旆翻颺微雲卷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知名當時逍遙道樞脫落榮利識洞世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楷隸所得魏晉以降名書祕跡多矣以不越於繡素之間未為殊珍也蓋壁字奇縱乃



爲希寶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意匠所得非常域也  
夫蕭之爲字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  
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與此字俱傳矣

唐太宗文皇帝飛白書記 權德輿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貞觀十六年  
荅左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王未嘗不  
虛已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  
度正九有清繇此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  
以聰明待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爲動神機縱  
天辯不若疑旒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  
納優詔以荅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

臣實錄具載其事有都官郎中竇臯者博古尚藝貞  
元初得其書於人間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工爲篆隸  
八分諸書其家法寶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  
予以太常齋薦於宮師因出以示手乃整衣冠離次  
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  
縹緲鴻都之勢輕濃蟬翼之狀予敬白而不飛子雲  
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絕藝又以見哲王之餘裕  
書圃之逸品云

唐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先  
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



篆書而配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各一卷愈寶蓋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依據蓋可講因進其所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日右庶子韓愈記書苑菁華卷第十三

書苑菁華卷第十四



後魏江式論書表

錢塘陳

思

纂次

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形聲三曰象形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倉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



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時衛吏下邳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以八

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或有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篇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以禮爲小學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謬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



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壁中書相類  
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  
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  
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  
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  
人之好竒歎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凡譽痛字敗於  
庸說詭更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  
一終亥各有部居苞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代諸  
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竒怪珍異王  
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  
雜之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

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  
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其能莫  
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  
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  
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  
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聞古  
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  
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  
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  
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  
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



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  
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  
得正隸不差篆意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  
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官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  
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  
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  
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  
於時難以釐改傳曰以衆非非行正言信哉得之於  
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兎爲駝神蟲爲  
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  
石經三字也凡所開卷莫不惆悵爲之咨嗟夫文字

者六藝之宗主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今人所以識  
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  
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循舊文而不敢穿  
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徃晉之初與從父應元  
俱受學于衛覬古篆之法埤倉雅言說文之詛當時  
並收善譽而祖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  
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世祖太延中  
皇風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  
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  
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  
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思出願外得承澤雲津廁霑漏



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  
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導祖考之訓竊  
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  
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  
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  
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詛者以類編聯  
文無重複統爲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隸諸體咸使班  
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詛各隨文而解音讀  
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  
許冀者百氏之觀而周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  
書乞垂勅給付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

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付中書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  
監評議疑隱庶無訛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  
如所請并就太常兼教八分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  
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  
文字凡四十篇大體依許氏爲本上篆下隸

梁中書侍郎虞龢論書表

臣聞友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宣其妙  
厥後群能間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  
羲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存  
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鴈行羊欣云  
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



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荅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荅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旣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爲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繡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秩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

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羸金幣競遠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羲之爲會稽獻之爲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道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啗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直僞相糝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旣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是爲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僞混雜謝靈運母劉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臯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



壑造次之遇遂紆雅顧預陟泛之遊參文味之末其  
諸佳法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  
沾恩誘漸漬玄猷朝夕諄訓題勒美惡指示蚩妍點  
畫之情昭若發蒙于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  
應其正小不在意則偽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爲心  
力及飛龍之始戚藩告讐方事經略未遑研習及三  
年之初始玩寶迹既科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  
散失及乞左右壁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  
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伏惟陛下爰凝眷  
思淹留草法擬効漸妍賞祈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  
祕字之美惡書之真偽剖判體趣窮微入神機息務

間從容研玩乃使三吳荆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  
散逸及羣臣所上數月之間竒迹雲華詔臣與前將  
軍巢尚之司徒叅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料  
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目  
環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凡秘藏所錄鍾  
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練素及紙書四千八百  
二十五字年代既遠多是簡帖張昶練素及紙書四  
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練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  
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  
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爲第中  
所盜流播始興及秦始皇開地無遁寶詔寵沈索遂乃



得之又有范仰一作恒獻上張芝練素書三百九十  
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迹於二王書新錄之外  
由是搨書悉用薄紙短長參差厚薄不均取好縐起  
范曄裝治小猶諸不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  
差不同且以數十紙爲卷披視不便不易勞以如善  
惡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  
學書戲習十卷爲秩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真行草草  
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  
聊爾戲書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刪錄曾不搜簡  
卷小者數紙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足類是以更  
裁減以二丈爲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

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出卷既調  
均書又精好義之所書紫紙泯若一體同度剪裁多  
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搨書皆大  
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裁皆齊又補接散字體勢不  
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只要有優劣今此一卷  
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  
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懈怠於將半既而略進次遇中  
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也舊書目帙無次第諸帙中  
各有第一至於第十脫落散亂卷帙殊平今各題其  
卷帙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一  
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



從本封條目紙行凡最是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  
王練素書珊瑚軸二秩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秩二  
十四卷紙書瑇瑁五帙五十卷皆牙軸金題玉變織  
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  
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瑇瑁軸此  
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  
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練素及紙書亦選取其  
美者爲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  
書各裝爲六帙六十卷別充備預又其中人品之  
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寓價傾五都  
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  
陛下淵照

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製  
御紙緊潔光麗耀目奪日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姪  
點漆一點竟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北兔大管豐毛  
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  
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  
練素之工殆絕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  
減郝家所製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  
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憚宛轉妍媚乃欲  
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度翼郝惜迨其末  
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谷庚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  
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



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  
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戴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  
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直二十許右軍取筆  
書扇扇為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飧惟仰於此何  
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  
市去媿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荅又云羲之常  
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効一毫不異題後荅之  
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又羲之  
性好鵝山陰曇壤一作釀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五  
清旦乘小舡故徃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  
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馮河上公

老子繡素早辨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  
經各兩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為寫畢籠鵝  
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  
書相報見有一新裴林一作材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  
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坐失書驚懊  
累日指玄愛重書法每謙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  
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汚後出法書輒令客洗  
手兼除寒具子敬常牋與簡文十許紙題寂後云民  
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為栢玄所寶高祖後得以賜  
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裴材右軍取裴  
書之滿林奉收得一大篋子敬後徃謝為說右軍書



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棊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  
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相玄用履爲揚州主簿餘  
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爲會稽子敬七八  
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  
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墜壁白淨子敬取帚沾  
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間所作答  
云七卽羲之作書與親親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  
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絨着詣子敬  
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周年少  
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絨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  
外鬧爭分裂少年總得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

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  
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  
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  
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蚕後人於蚕紙中尋取大  
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  
輒題後答之朝廷秘實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  
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衛恒  
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  
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  
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  
表并上錄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龢



上

書啓

南齊王僧虔答太祖論書啓

僧虔啓思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二秩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舊聞具如別牋民間所有祇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別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

梁蕭子雲啓

蕭子雲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常答勅云

臣子雲奉勅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按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



池之勤又不參聖旨之奧仰延明詔伏增悚息  
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啓上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用喜贊夫以合心之  
茲實俟夾鍾吐氣令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  
惟申鍾一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沉朽不能  
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  
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儼昔  
歲不復相類正此卽爲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  
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己啓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

留不敢久停已就舉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  
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  
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  
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未存宜題中精  
要而已

梁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  
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  
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鹿健恐非真迹  
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  
至止其外便無可付也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令旨以為非  
真竊自信頗涉有悟歲咏吟贊過為淪弱許靜素改  
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  
致用理均皆聞細措兼復兩翫先於都下偶得飛白  
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  
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  
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  
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  
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  
注出装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

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  
得預出装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深悚  
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素書  
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餅所  
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  
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舐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  
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  
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  
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耻愧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  
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  
方殷山心蕪默不敢復以閑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



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懽

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訓非嫌云云然則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勢橫畫踈則字形慢拘則之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此並默然任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由中

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於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曾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蚩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直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